



王梓夫等 著

新婚之旅

续 集

新婚之旅续集

王梓夫等著

新婚之旅续集

王祥夫等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插页 120,000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0,370册

书号 10261·401 定价 0.64 元

目 录

☐ 爱的诚实	王梓夫	1
☐ 西樵蜜月	周持正	18
☐ 在那日出的地方	伊 始	35
☐ 月上柳梢头	王文锦	59
☐ 乡恋	罗向荣	70
☐ 古老的西江哟	熊 诚	101
☐ 西看明月忆峨眉	李养玉	144

爱的诚实

王梓夫

一

溶溶的月光从敞开的窗口泼洒进来，滤过洁白的纱幔，均匀地淋在一对新婚夫妇的身上。

柳林轻轻地睁开了眼睛，但是他的神智象是依然留在那缥缈虚幻的梦境里。这耸立于百丈丹崖、三面临江环水的乌尤寺，确实也是一座仙山琼阁、太虚幻境。风清月白，花枝弄影，依稀如梦，轻柔如情。尔雅台上的花香草甜，大雄宝殿里的袅袅青烟，以及山脚下青衣江的低声吟哦，都平添了许多神的肃穆庄严和仙的清雅绝妙。柳林已经记不清刚才是怎么入睡的了，他只觉得萋萋——他新婚的妻子——那绵绵细语在他耳边响着、响着，象一条清悠悠的小溪，轻轻地流进了他的梦里。

梦是一个奇妙得不可思议的世界，一个人心中最隐蔽的角落，有时也会在那里被公开地披露出来。如果萋萋有一种特异功能，也和他一起走进那个世界，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另一

个姑娘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变成两朵轻柔的云，在乌尤寺上空飞升、飘浮，一直飘到峨嵋山的金顶，那么她会不会伤心得投入这滔滔滚滚的青衣江呢？

不，不会的。葵葵可不是那种娇柔脆弱的姑娘。她不但聪颖、美丽，而且有一种女孩子少有的主见和独立性。但是，吸引柳林的并不是这些。这些是他后来与葵葵接触中才体察出来的。他觉得，在葵葵的身上，有一种十分熟悉的、似曾相识的东西。是她那清秀修长的身材？是她那蓝得闪亮的目光？还是她那柔中带刚的气质？他不能深想下去。凭着潜意识的感觉，是清晰可触的；静神细思，就模糊得象一团淡淡的青烟。然而，他一直没有勇气去接近她，甚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控制着他，使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她。他觉得，一个葵葵在他心中的投影，比一个实体的葵葵更能够使他感到欣慰……

“你为什么总躲着我？”下班以后，办公室的人都走了，葵葵把柳林留下来。

柳林惶恐地看了看葵葵，忙把眼皮垂下来。她那蓝亮蓝亮的眼睛火辣辣的，焦距十分集中地停留在柳林的脸上，比那句直通通的质问还令人心悸。柳林支支吾吾，脸红了。

“你怎么象丢了魂儿似的？”

天呀！她那蓝亮蓝亮的眼睛真的穿透了我心灵的深处，我的魂儿是丢了，或者可以说是被人带走了。柳林心里默认着，嘴里仍然不知怎样回答葵葵。而葵葵所有的提问似乎都不需要柳林回答，象是她故意问着自己十分清楚的事情。

从那以后，葵葵总是用一种“下命令”、“发指示”的口气与他说话，而他从内心深处也乐于接受她的一切“命令”和“指示”。发了工资，葵葵立刻把他带到百货商场，让他脱掉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摘掉那顶早已过时了的“三块瓦”的栽绒帽。接着，就替他挑了一件中式小棉袄，一件深蓝色的毛料外衣和一条浅灰色的拉毛围巾。不用试，十分合体。葵葵早就替他设计好了。当然，他的钱不够，葵葵替他搭了三分之一。

渐渐的，葵葵对他越来越厉害，“命令”和“指示”也越来越多：规定他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，每半月必须理一次发，每三天必须刮一次脸。还有什么衣领上不能带油渍，皮鞋每天要擦，不能随使用别人的杯子喝水……柳林有时候真受不了这些“清规戒律”。但是，当这些规定都变成了自己的习惯以后，他发现自己的心境、精神、乃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光明和美好起来，唤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和热情。

终于有一天，还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，等别人走光了以后，葵葵又用那种教训的口气说：“柳林，你应该打起精神，挺起腰杆来做人，我可不爱那猥猥琐琐的窝囊废！”

奇怪！葵葵的声调怎么变了？象绷紧的琴弦，在高频率的颤动。柳林细细地品味着葵葵的每一个字，顿时从惶惑中猛醒过来。惊喜之际，也直通通地冒出了一句傻话：“这么说，你、你爱我？”

“你难道不爱我吗？”葵葵红着脸，调皮地反问。

“爱！爱极了……可我没、没有值得你爱的地方……”

“你聪明、刻苦、事业心强……”葵葵喃喃地说。她没有把“英俊漂亮”这个词说出来，这个词是姑娘们私有的，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，尽管它曾经在萌动姑娘的情感时起过重要的作用。

柳林更加惶然了。葵葵说对了，他是准备参加自修大学考试的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、时间和情感都投放在温习功课上了。这能算是“事业心强”吗？也算吧，但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寄托，这只有柳林自己知道。

那蓝亮蓝亮的目光仍然凝聚在柳林的脸上，他感到一阵灼热，火辣辣的，这是在逼着他做出抉择。

“那……我们该、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傻样儿！”葵葵亲昵地骂了一句，轻轻地捶打了一下他的肩头。

几乎不用柳林操什么心，葵葵就把婚事准备好了。她不但准备得头头是道，有声有色，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旅游结婚。葵葵算了一笔账，这更反映了她的精细和主见：“按照老规矩，咱两家一娶一聘，办两次事，烟酒茶糖、饭店包桌，起码得花四、五百元。有这笔钱，咱们可以痛痛快快地逛一遭了，而且还可节省一些。”

柳林完全同意葵葵的意见，他想起那些俗不可耐的应酬和那些粗野的嬉闹场面，就紧张得心里打鼓。这么说来，全免了。可是，到哪儿去呢？

“咱们去、去乌尤寺，好吗？”这句话，在柳林的心里翻

腾着，象一个水中的葫芦，压下去，又浮上来；浮上来，又压下去。终于，他鼓起了勇气，把它吐出了口。

“好啊！我也想去乌尤寺。”葵葵回答得干脆、痛快，毫无半点勉强。

话一出口，柳林倒有点儿希望葵葵不同意，或者提出一个“为什么”。然而没有，这反而使他更加不安了。他慌乱得不能自禁，象是提出了一个犯罪的主张，而又被葵葵轻易地接受了……

为什么要到这乌尤寺来呢？难道就是为了来和那梦中的姑娘相会吗？柳林透过窗口，望着外边那晶莹纯净的蓝天，那象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明月，以及月亮旁边那如丝如絮的云朵。他心里一阵刺痛，这是良心的自责，是感情的歉疚。他侧过身来，把妻子搂在怀里。他搂得是那样轻，生怕惊破她的美梦。

二

葵葵在前边跑着，顺着一条盘旋而上、绿烟堆掩的石阶，洒下了一路咯咯的笑声和高跟凉鞋敲打石阶的清脆的脚步声。月白色的连衣裙在万绿丛中飘动着——一只蝴蝶，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。

柳林不断地加快脚步，还是被葵葵远远地甩在后边了。他下决心锁心猿、拴意马，陪葵葵玩（玩也需要聚精会神！），不能给他们这爱情的晴空投下一片阴影，给这甜美的蜜月注

入一股苦汁。于是，他放开脚步跑起来，一口气追上去……

他们登上了建筑在临江绝壁之上的尔雅台，顿觉豁然开朗，耳目一新。朦胧一山，古木郁深，远山凝黛，近水浣翠。半天朝霞，染红一江碧水。江轮、白帆、木筏、扁舟，如梭飞穿，扯动碧云彩霞……

“啊！美极了！”葵葵兴奋得叫了起来，顺势挽住了柳林的胳膊，依偎在他的身上，娇柔地说，“坐一会儿吧。”

在他们的前面，是一丛罗汉竹。娟秀修长的青竹拔地而起，竖起一扇翠屏；茂密繁杂的竹枝拥拥挤挤，堆起一团绿烟。鲜嫩的竹叶上，滚动着一串晶莹闪亮的露珠儿。柳林的目光又在露珠儿上凝滞了，象是凝视着两颗眼泪。

竹叶微微地摇动，露珠儿在他眼前晃动，摇晃出一条清悠悠的竹叶河。在胭脂般的晚霞中，一条小船装满了喂猪用的青草，从翠绿镀金的河面上横流而过，撑船的是一个苗条美丽的蜀中女子，腰间围着一条绣花的小围裙，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，光着一双黑红的脚丫。长长的竹篙也象姑娘一样苗条清秀，一头握在姑娘的手里，一头深深地插入碧波之中。小船轻轻地向前移动，湿淋淋的竹篙提出水面，一连串的水珠儿哗啦啦地洒在江河上，溅起了一片细碎的浪花……

“这是什么花？”葵葵把一朵淡黄色的小花举到了柳林的鼻子下面。

“啊！”柳林转过脸来，傻子似地看着葵葵，象是刚从梦中唤醒一样。

“这是什么花？”葵葵又问了一句。

“竹叶河。”柳林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“什么？”葵葵用那朵小花轻轻地抽打了一下柳林的嘴唇，
“告诉你，跟我一起玩，思想不许开小差儿。”

柳林的脸红了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葵葵搂着他的脖子，把脸贴过来问。

柳林慌乱地掩饰着：“没、没想什么。”

“你还不承认，我问你，任打还是任罚？”

“罚什么？”

葵葵笑着，把头往后一靠，枕在柳林的膝盖上。那蓬松浓密的秀发象绿云一样堆在了他的胸前，扑过来一阵花蕊般的馨香；那蓝亮蓝亮的眼睛半睁半合，迷离的眼神中笼起一层淡淡的晨雾。

此刻，江面上的晨风扑过来，眼前的翠竹轻轻地摇曳着，象一团绿烟在升腾滚动。一对花羽毛的小鸟互相追逐着，在竹枝上停下来，又“喳”地叫了一声，抖着翅膀飞走了。它们不忍心打扰这一对幸福的年轻人。

他们沉默着，幸福地沉默着，相互倾听着对方的心跳和喘息，进入了一种朦胧如梦、超然如幻的境地。一对相搀相扶的老人从他们面前经过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用那双嫉妒得近乎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他们。

“青竹——”柳林从心底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。

“啊！”葵葵惊恐地叫了一声，一下子从柳林怀里蹿了出来，站在了柳林的面前，脸色一片惨白。

柳林猛然醒悟过来，他失神地抬起头，然而他那惶恐的

目光，连看一眼葵葵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看着柳林失魂落魄，诚惶诚恐的窘态，葵葵难过了。她悔不该这么惊慌失态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轻轻地坐在了柳林的身边，歉疚地抚弄起了柳林的头发……

三

玩了一天，葵葵太累了。她回到乌尤寺的卧室，就和衣躺在床上睡觉了。

柳林坐在葵葵的身边，看着葵葵那疲倦的身子，听着她呻吟般的哼哼声，又想起了早晨在尔雅台上他的失态，感到心里一阵阵的刺痛。

他希望葵葵现在醒来，他要用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爱抚报还葵葵，并以此表示他的忏悔。一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能自禁，他恨不得立刻为葵葵干点什么。他小心翼翼地坐在葵葵身边，掏出手帕替她抹去鼻尖上的小汗珠儿，又拿起折扇为她轻轻地扇着风。他忽然又看到了葵葵那两只垂在床沿下的脚。他心里一动，立刻站起身来，打来一盆温水，蹲下身子，替葵葵脱去鞋袜。他把葵葵的双脚浸泡在水盆里。葵葵惊醒了，她猛地坐起身来。

“你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、我替你洗洗脚。”

“别、别这样，我自己洗。”

“你太累了，别动。”

葵葵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两只蓝亮蓝亮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。她抱住了柳林的脑袋，把自己发烫的脸颊贴在柳林的头顶上。

柳林把水轻轻地捧起来，洒在葵葵的脚背上。水珠儿滚落，水花四溅。这是一双多么亲切、多么熟悉、多么撩人情思的小脚啊！

……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，他搭青竹的小船回村。他们并肩坐在船舷上，任小船漂流而下。两个人都把脚浸在清凉的河水里，激起的水花象碎银子似地溅在他们的身上。四只脚胆怯地碰撞着，又为了摆脱窘境而互相踢打着，撩拨着水花嬉闹着。青竹的脚长得多么好看啊！小巧、柔软而又结实。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嘴唇是感情的闸门。而这一对年轻人，却是通过两双脚，把两湾感情的溪流引汇在一起的。

“柳林，你真的能在俺竹叶河扎根吗？”青竹轻声地问，没有抬头，只是用脚尖碰了一下柳林的脚掌。

“你还不相信我吗？”柳林也用脚尖“回敬”了一下。

“我信，又有点儿怀疑。”

“怀疑什么？”

“你一个人，在这里呆一辈子，怎么过日子？”

“我干嘛一个人？以后我要在这儿结婚，安家，还要……”

还要生儿育女吧？青竹想到了柳林没有说出口的话。这不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，她追问着：“你跟谁结

婚呢？”

“你让我说吗？”柳林故意挑衅般地踢了一下青竹。

“不，别……”青竹慌了，她一纵身跳上船头，抄起那长长的竹篙，使劲撑起船来……

沉浸在幸福蜜汁中的葵葵，低头一看，柳林正在出神地凝视着她那双湿漉漉的脚。

柳林的两行热泪滚了下来，滴在葵葵的脚背上……

四

桔黄色的光圈在旋转，朦朦胧胧的，象月亮周围那昏黄的风晕；桔黄色的光斑在闪耀，隐隐约约的，象阴云遮掩的小星星。

葵葵斜靠在江轮的栏杆上，撑着那把绿花的尼龙自动伞，姿势优雅自然，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涟漪。

柳林怎么也对不好照相机的焦距，光圈里的投影重叠又分开，分开又重叠，越来越模糊。是江轮在颠簸，还是江岸上的青山在移动？

柳林明白了，是他自己的心在悸颤。透过桔黄色的光圈，他又看到了令人心悸的一幕：那是一个昏黄的傍晚，他走进了青竹家那昏黄的小院。他刚刚从城里休假回来，怀揣着一个美妙的希望和一条桔黄色的纱巾——这是他送给青竹的礼物。他刚一推开那熟悉的小栅栏门，就听到“啪啦”一

声，一把破条帚落在了他的脚边。几只受惊的老母鸡扇着翅膀，发疯般地从他身边逃窜着。还没容他闹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一片粗野的怒骂：“小野种，给我滚出去！想来这儿找便宜，不撒泡尿照照你长得什么德相……”

叫骂的人是青竹爹，他站在屋门口，双手叉着腰。柳林走进院子，他装作没有看见，那冒着黑烟的脸向上扬着，象是冲着昏黄的天空发火。

柳林不傻也不呆，他完全听得出来，青竹爹不是在骂天，也不是在轰鸡，而是指桑骂槐地冲着他撒野。柳林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侮辱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满腔的怒火腾腾地翻卷着。他恨不得扑上前一把抓住这个“老东西”，和他论个是非，拚个死活。不过，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那个“老东西”是青竹爹，是自己恋人的父亲。他只是把脚一跺，转过身，昂着头，咚咚咚地向外走去，心里发誓一辈子不再进这个小栅栏门。

青竹从后边追上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含着眼泪央求他：“柳林，你别、别生气，俺爹他……”

“你爹要干什么？”柳林也暴躁地吼了起来。

“他、他要俺嫁给二牛……”

“二牛是谁？”

“县上什么长的儿子……”

“那好啊！他比我这个‘穷知青’强百倍，人往高处走，猫往黑处钻嘛。”

“柳林，你……”青竹的心被柳林这刻薄的话伤碎了，她

委屈得只会流泪，说不出话来。

那个粗野的声音又在门口响了起来：“青竹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要再象猫叫春儿似的到处找野种，我敲断你的腿！”

柳林竭力忍受着，甩下青竹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连头也没有回……

天是昏黄的，地是昏黄的，柳林的双脚愤怒敲打的那条土路，也是昏黄的。——桔黄色的光圈在跳动，笼起一团昏黄的烟雾。

“还没对好吗？轮船要转弯了。”

“啊！噢……好了！”

咔嚓一声，照相机的快门响了，胶片上摄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头，柳林没有看见。

葵葵收起自动伞，兴奋地跑过来：“你快站过来，我给你照一张。”

柳林走到葵葵刚才站的位置，也把身子斜靠在栏杆上。

“头再抬高一点儿。”

“向左看。”

“啊！对了，看山头上那团黑色的云。”

柳林的目光茫然地搜寻着，按照葵葵的指令扬高、向左，终于，找到了那团黑色的云。那黑色的云压在远处的山头上，象一个巨大的恶魔，把那翠绿的山都压得喘息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云也是这样黑，这样浓，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青竹托人捎来一个纸条，让他到竹叶河边去。他当然不会去了，早早的就关上门，熄了灯，躺在他那清冷的小屋

里，用黑暗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。而且还让人从外边把他的门锁上。他不是怕青竹破门而入，而是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，软下心来破门而出。

他的确是在经受着一种严峻的考验。他翻过来调过去地折腾着，那张竹板床被他辗得咯吱吱的响，象一排尖利的牙齿在咬着他的心。理智和感情在激烈地搏斗着，象是要把他的身躯撕成两半，一半留在这清冷的小屋里，一半到竹叶河边去。有多少次，他从竹板床上一跃而起，向门外冲去。锁着的门把他撞了回来，他又无可奈何地把自己“扔”在竹板床上。他后悔了，为什么要把自己锁起来呢？

夜深了，远处传来一声鸡啼。青竹大概回家了吧？她不会恨他呢？明天，后天，会不会再来找他呢？不会了，那个蛮不讲理的“老东西”要敲断她的腿的，他要让她嫁给二牛。二牛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不知道，但总会比他优越得多。他这个穷知青，不过是一棵无根草。干了一年的活儿，连回家一趟的路费都挣不出来。他要是和青竹结婚，不要说房子，连个锅灶都安不起。更不要说青竹是个独生女，将来还要赡养那个“老东西”，还要养活几个嗷嗷待哺的“小东西”了……也许，那个“老东西”是对的。他是面对现实，替自己女儿未来的生活负责的……

屋外传来一阵嚓嚓的响声，象风吹落叶，象细雨沙沙。蓦然，他下意识地感觉到，有一个身影站在了他的面前，有一双瑟瑟发抖的手在摸着门上的铁锁……